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宋守殷

宋守殷小事唐莊宗為教名曰會兒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  
 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  
 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  
 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志遷帝遣為步軍  
 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以德勝守禦無備遂  
 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  
 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守度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校京師待恩  
恣凌侮動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子繼  
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  
守殷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奉  
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  
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入臣者  
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  
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  
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更討  
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以突獲郭從謙守

殷

猶與教門以入莊宗為守殷等軍守製接軍  
不勦莊宗獨與諸王官宦百餘人射賊守製等  
終不至方移兵魏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  
入宮中選載廣德寶貨以歸繼軍之功孫承  
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  
度使九月明宗詔李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  
吳或以為東諸侯皆去邴者將制置之守殷充  
不自安乃殺指揮使李承起閉城反明宗行至  
京水圍守殷反遣李承起其城汴入關



門納延光守殺自裁其妻乃拜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葬其尸集首于市七日停柩  
陽守毅之將反也召群將謀殺明宗與守  
彥超不從守毅殺之明宗臨死其妻之死以其子  
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卅家何人也與高季興孔循俱  
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  
子是為朱友讓其僮效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  
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皇德詔以潞州叛降

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云璋事  
唐為汴寧節度使與李讓相繼事歸代蜀以璋  
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總兵軍中大小皆璋所決  
獨平以蜀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  
二人有異志安重誨為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  
必不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  
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障益橫天成四  
年明宗祀天南郊詔西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  
使李仁矩賈安重誨奏仁諭璋璋不肯出祇  
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



歸言璋必反其後璋反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  
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  
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  
置保寧軍以仁矩爲其牙衛分州又分閬州  
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覽唐疑已且削其地  
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  
遣其將李彥劍拒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  
關砦未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  
者覆以鐵籠火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  
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閬州執李

仁矩執洪中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  
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  
鼓塘討璋等兵以無功而關以西饋運不給遠  
近勞敝明宗患之遣重詢自往督軍敬瑭不納  
重詢遂得罪拜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  
官蘇愿東川三將三使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  
祥遣人告璋欲誅重詢重詢自歸璋曰唐不殺孟  
公家族於西川則唐不殺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  
璋由此疑知祥重詢二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  
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



王暉代還過齊境邀之平夏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光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正孝牒丸書函見莊宗歎之且曰今延孝雖有

范延光

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擄掠數百營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未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甚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棄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數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



亦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  
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  
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  
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  
軍二萬五千明宗撫髯歎曰吾兵閒四十年  
自太祖在大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  
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  
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  
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二萬五千匹  
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

承延光

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  
邀旌節明宗遣安重誨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際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  
言緩銀二州之人皆有以爲之之意請除二刺史  
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臨境事在彝超貞州已  
破緩銀豈足爲難哉其下無事而難得緩銀不能  
守也遂凝又請自入彝超遂凝皆出降延光曰  
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若遂凝也遂凝者朝廷大體也  
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入朝淑妃有舊之倚  
以蒙恩寵所言無不從遂凝入朝以死故多不敢



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  
師之人詢詢異議議者謂山公或寄匿於軍營有  
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  
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是時秦王握兵驕甚秦王等命且在外議者多  
屬意於潞王延光懼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  
陰惑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  
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  
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  
而秦王舉兵見弘昭明宗削潞王反殺愍帝唐

室大亂弘昭贇皆及而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為  
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  
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  
延光常夢大蛇自胸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  
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內  
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贊延光  
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必中遂以其言為然由  
是頗畜異志當末帝遣延光以  
兵二萬屯遼州延光聞之角旣而延壽先降  
延光獨不降壽表又頗後諸侯



至又其女爲高祖所納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濟王以爲之妻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重溫其術有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溫之悉殺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骨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囊其其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資以戍魏者懼殺聞之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二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

范延光

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與謀兵行以婦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懼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壘破疆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



反意錢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賈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堅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曰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寡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謂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司卿不死矣其降而殺之何以享

范延光

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略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宣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徵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鏢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日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雒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



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委姦臣若不圖之  
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  
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  
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  
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  
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  
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  
運軍使曹干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  
州尸葬墓岬崩破其棺頭顱皆碎初祕瓊殺  
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欲瓊而取之而終以貨

延光

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  
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  
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  
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  
也其母尚存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  
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  
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  
誅高祖以謂赦人言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  
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



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由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甘禍善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其知愛其親莫不其知惡於不孝然唐的繼子以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苟矜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

源延光一

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晉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史繼英

史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悲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盧侯延光遣人以蠟書相繼英繼英乃遣延沼見延光



延光大書與之信誓使除國許延沼與其弟延  
濟延來莫不逞之徒手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  
度使長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為備甚嚴  
延沼未及發延光嫌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  
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  
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嫁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  
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比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  
殺已也反請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殺之從賓  
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建德元年

### 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謙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  
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  
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  
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  
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  
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  
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二箭而射之曰吾  
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  
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



度使重榮雖武天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  
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  
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  
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射殺之重榮  
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  
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  
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言與  
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命重榮  
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  
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謂高祖

重榮

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  
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民役屬契丹苦其暴虐  
重榮誘之入塞劫入丹救遣使責高祖并求使  
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  
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  
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  
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  
民種稗食馬萬疋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  
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  
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之爾今父死吾何忍



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列而  
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後以爲金魚袋不  
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  
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  
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  
南境之民處之博望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  
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二萬餘帳自應州來  
奔又據生吐渾渾契必兩突厥二部南出將沙  
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  
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

重榮

二月己後號令諸蕃點閱疆壯辦具軍裝期以  
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  
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  
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  
告身勅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領治兵甲  
以報怨又據朔朔節度副使趙崇毅節度使劉  
山以城來歸宦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  
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隋高祖  
將等本自動勞久居富貴沒身虜塞豈虛不  
企足朝廷思婦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到戈其



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諸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竊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其爲不可重榮曰爲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俯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

重榮一

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以鄉同鄰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堦高祖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伴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出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  
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  
以牛馬草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  
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  
戍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命  
達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怕  
曰怕山云

從進

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  
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  
征代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  
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  
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  
為贊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  
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  
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  
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  
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  
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  
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  
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  
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  
平王建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重言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  
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  
為官死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  
謙滿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

從進

知其必敗切諫之終以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  
山酒酣令人推墮盡生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  
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壽留守  
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  
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  
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  
以往從進聞高祖止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  
名敕授李建崇鄭王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鄴  
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入駭以為神速復  
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其子弘受及其將以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殺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謀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嚙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射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尾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新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嬖

楊光遠

瀛冀易四州刺中山得契丹大將前國通和遣使者求歸之獨光遠不可之如去手足且居利也明宗曰番人光遠曰臣恐後悔前刺等光遠自易泰二年徙鎮中山於雲雁之聞晉高

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則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曰前刺皆北狄善戰者彼失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宜吾皇盟豈已與吾好也相負也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界北面行營都虞候契丹起太原末帝以光遠



敬達爲太原四面  
晉日安寨於六舟圍之  
盡乃殺敬達出降  
是惡漢兒光遠與  
言以對德光曰不  
惡漢兒邪光遠等  
甚懼曰何懼曰懼  
土地官爵以吾汝  
爲宣武軍節度使  
進見佯爲悒悒之

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還于  
以月人馬食盡殺馬而人馬  
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  
將初不知其誦已猶爲謀  
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入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  
王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  
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  
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

揚光遠

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以富貴無不足也  
惟不及張生餓死得其所以當爾由是高  
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難將都  
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延光而光  
遠自以稱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之詞  
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六  
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極矣  
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  
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從光  
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恣



望陰以資化其家契丹許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  
千人每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  
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  
祚軍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  
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  
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  
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  
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軍州逃  
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滑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幣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

陷貝州博州刺史周滿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  
與邪律德光相距澶淵德光遣州觀察判官竇  
儀計事軍中謀曰公守澶淵矣夫守博州渡  
使儒得引契丹攻澶淵則河南危矣  
出帝乃遣李守貞與儒偕行又公河而下  
儒果引契丹自為德光守博州守貞等急  
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德光聞河上兵  
大敗與晉決戰我軍敗契丹已北出而復遣  
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自夏至冬城  
中人相食幾盡光遠比其妻與公皆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悞光遠邪...勸光遠出降光  
遠曰我在代北時...天冲投之輒没  
人言我當作天子...承勳知  
不可乃殺節度...延壽楊瞻白  
延祚等劫光遠幽之...表待罪永信承祚  
皆詣闕自歸而...死出帝以其二  
子為侍衛將軍...以不死羣臣皆  
以為不可乃救李守貞...守貞遣客省  
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第光遠方  
隱馬于廂延祚使...之曰天使在門

陽光遠

欲歸報天子...以請也曰願  
得大王頭...我百何...晉安  
寨降...以富貴  
終身而...事  
晉為...至京  
師責其劫...節度  
使漢高州...命書舍人  
張正撰光遠...刻石于...  
石既立...初非...其  
後改名...有



司言明宗廟...  
云光遠既病...  
自古豈有...  
然而召英...  
者三十餘年...  
人賜名光遠...  
人爲之語曰...  
百氏建國中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  
州...  
先...  
新...  
美...  
戰...  
以...  
高...  
文...  
以...  
濟...  
延...  
重...  
重...  
同







州降後以重威為大... 大水霖雨六十餘日... 異到其席以秣馬牛... 饋送近慈者重威至... 吳之武彊契丹寇鎮... 亦... 重威... 許契丹... 夜並西山... 重威已有異志而... 契丹... 許契丹... 夜並西山... 重威已有異志而... 契丹... 許契丹... 夜並西山... 重威已有異志而...

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  
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  
諸將等以降虜諸將皆以上將先降乃皆聽  
命重威出降虜諸將皆名凡今重士陣于標  
外軍士猶甲六... 野契丹昭重威... 抱使  
衣以示諸軍... 大傳契丹... 重威以  
晉兵也陳橋... 勝其... 重威出入道  
中示人隨而... 不取仰... 契丹據  
京師... 契丹相... 重威當



率軍圍之於燕州自臣以重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卒契丹先而免之遣使都明生契丹北歸重威與之盟不許其為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為大將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祖使之乃自將攻之遣使事中原高祖以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重威將出燕兵千五百人於京師高祖曰夫公卿大夫皆言其將反高祖悉發於營臺其言者曰重威將張連先以兵二千在荆間燕兵見重威固守高祖已殺

燕兵悔之數遣人招連等連登城呼曰斂臺多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屠雞而食民多餓死出城者無入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大帥守大將軍中書令悉誅連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等以三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馬在崩秘不發喪大臣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彥弘璿尸於市市人獻而誅之吏不能禁其哭之踐斯須而盡























軍自契丹與李守貞... 拜契丹國軍高麗度使與契丹... 而軍中... 契丹... 曰今... 且... 所謂出其不意... 二十餘里追至... 三年秋杜重威

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 陣使... 二千級... 丹空... 可破之狀... 至中... 半虜小... 叛降契丹... 傳在... 銜枚夜渡... 疾驅至河... 而入有



頃宮中火... 太后嘗入乃... 仁門登樓... 黃袍... 無面目見陛下... 遷帝於開封... 十餘人皆步從... 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意皆先

張修澤一

示丹澤乃敢遣帝取內庫帛數段... 帝有也不與又使求... 非敢借慮陛下憂... 進帝姑烏氏公主... 第自經死德光... 德光德光報曰... 道路亦乃止... 至矣... 彦澤為僮語... 自以有功於... 帝







稽裂衣履斯道而盡荷其義此自古未有也  
然嘗是也其言曰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  
三人之舉敗則其任可期重矣蓋天下之惡之如  
彼晉亡也如此而於以不博其非所謂亂  
之若冬風其自者與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慈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  
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謀奪天下明  
宗即命其兼通事令一人用其引進開門使馳詣方鎮  
監軍使伐必用景崇然後事皆果拜其一人金吾衛大  
將軍其快仗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二肅翰據京  
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資用已而翰以景崇  
王從之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在漢潭漢高



相起大原景崇取庫金奔高祖高祖至京師拜  
景崇方備大將軍未人奇也高祖以景崇不得  
從之景崇留守起居表論曰在漢時見高祖願留軍  
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奇術高祖乃奇  
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來與趙蒼其言  
受命製器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  
金助高祖擊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  
回駕入京言曰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  
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駕景崇將行高祖已  
疾召入川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高祖且回之景崇行至陝趙蒼已東入朝而  
蜀之方說兩山景崇輒一破蜀兵皆散關而  
還高祖乃和景崇指而回蜀趙蒼言景崇至鳳翔  
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以朋或勸景崇可速討益  
景崇念獨受命先帝志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暹與景崇曰鳳翔里有書往往說景崇曰吾  
與子為故人吾世不遠者生而子之害其矣奈何  
欲以陰殺害人而取之乎侯益公之爪牙數百  
子母妾發禍行矣矣非吾誰為之言之於是景  
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入悔失不殺之



益至京師隱帝新立以楊邠等用事益乃  
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  
崇心不自安詎鳳翔將事來已領府事朝廷急  
之拜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  
崇乃以崇益殺侯益家屬與趙思宗兵推李守貞  
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  
助蜀兵至保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彦從所敗暉  
攻鳳翔斬而圍之數日精兵城上景崇不出暉  
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候風起兵旗幟循南  
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

王景崇

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  
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宗  
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瓌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  
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  
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  
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  
孫楚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  
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瓌等皆然之遲明輦  
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宗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質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襲之遂與總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日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

趙思綰

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



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  
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  
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  
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  
家用兵三方勞敝不已誠能翻然効順率先自  
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  
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  
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  
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

思綰

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  
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  
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  
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  
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  
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  
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屢破單濮棟四州坐濮  
州造麴受賦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



滅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  
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  
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部署以討  
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  
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進戰  
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  
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  
人不相得懼有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  
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  
以自訴高祖知由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

超

超與行周又並請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  
人頃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言未可  
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  
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  
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  
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  
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寧寧隱帝  
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  
等懼事未果力請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彥超  
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丑庚益



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幸車太后使人告彥超善備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六何能為當於障上喝坐使歸然又謂隱帝曰臣家官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則以復帝德也勞軍彥超戰敗奔宛州隱帝遣使召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效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帛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曾崇諫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擬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行周所舉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疑駁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為出兵攻沔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晏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使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  
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三出  
者多矣今公奕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方相時  
而動可以保富貴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  
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  
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前陝州司馬  
閻弘曾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  
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曾家周度  
謂弘曾曰公命之死止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  
弘曾遺家僮一搜搜索無所得彥超又

遣鄭麟持刀迫之弘曾惶恐拜其妻妾皆言  
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曾及周度  
于獄弘曾乳母於市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  
出弘曾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曾夫婦肉爛而  
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  
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  
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  
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  
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於其錢有奸民為偽銀以  
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



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牒于帝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  
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  
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  
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  
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  
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  
度祕書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善也治生之能言也傳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  
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  
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  
臣而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  
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  
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



五而慙士之被服儒者必學古自名而事人之  
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  
夫豈亦非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當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下者不  
足顧也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  
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  
嘗有其人而不待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  
司馬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  
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  
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  
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  
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  
邪不可以一手并法死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彈扣或為之泣下開  
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  
氏而答其主人者嗚乎士不自愛其身而忍取  
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



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  
巡官以其文子茂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  
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翰林學士道為人能  
自刻苦為儉約嘗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  
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一束藟而已所得俸祿  
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  
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真之別室訪其主而  
還之其解學士居文襄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  
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鋤耨有荒其田  
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然薪為之耕其人

馬道

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  
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自魏擁立還和  
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是聞豈  
可自留乃疾趨云云師莊宗遇執明宗即位雅  
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行在重誨  
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以其真也  
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咸餘年口不言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慶之間歲旱豐  
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  
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救之心於

五代史五十四



銜鑿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元趾危者  
震深而獲全居安者慮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  
也明宗問曰天下雖無兵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  
民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白家詩其言近  
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  
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祚  
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亦出於有形之寶爾  
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  
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仁何以守位曰仁明  
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台侍臣講說其義嘉

尚道

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  
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  
為廢帝道遷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衛州後三  
日愍帝出謁道道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即度  
使踰年拜司空道言誠陳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  
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封  
魯國公右丞相道相出奔於大梁封魯國公罷  
為匡國軍節度使兼陳州許州滑州刺史道又事  
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  
道不能對又問曰自漢以來無城無兵安



敢不來德光前之... 無德癡... 從至帝... 滅漢道... 少能矯行... 鎮物事... 無賢愚... 光嘗問道... 對曰此時... 契丹不夷... 馬首

兵反犯京師... 戴及見道... 拜之道... 遂陽立... 未至六... 者謂道... 亡責道... 是時天... 道方自... 及契丹... 臣以為... 自謂孝... 於家忠



於國為子為弟為長為夫為父有子  
有孫時開一卷時然一亦食味別無一被色老安  
於當代老而自來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  
前事元言未嘗變也世宗初即位劉晏攻上黨  
世宗曰劉晏少我請我斷立而國有大喪必不  
能出兵以戰上軍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  
擊之世追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  
平定天下豈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  
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為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  
厭邠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晏果敗晏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  
武之於自向平始其擊晏也邠道不以從行以  
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  
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其稱歎以謂與孔  
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與晏如此道有子言

李琪

李琪字台秀河西人也其兄璉唐末舉進  
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之無以葬乞食而  
後葬璉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  
荆南成汭薛平善記吳兵圍不洪梁太祖遣汭



與馬教軍救洪府以大舟載兵數萬璉為內謀  
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糧倍之緩急不可動  
若為敵人所虞則武陵武安以為公之後患不  
矣內不聽果敗溺死趙匡胤鎮襄陽又辟堂書  
記太祖破匡凝符璉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  
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致唐太祖不欲先用  
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盜理前刺  
史十餘輩皆坐廢璉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  
政院直學士許州淮行虜病行龍有牙兵二千

李其

皆效蔡奉太祖懼其變行虜為人嚴酷從事魏  
峻劫許行虜數以械下獄欲誅之乃遣璉代  
行璉為留後璉至許州捕虜討其將吏行虜  
病甚欲使人代受璉時曰東官所服禮也乃  
即卽內見行虜道太祖語行虜泣解璉以授  
璉璉乃還以寬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璉  
果辦吾事命璉就盜劫汴宋間西州尤甚太祖  
復道璉治之璉至至賊得大校張彥珂璉錫李  
郊可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  
太祖平河光至內黃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



南有以黃故此者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  
何在姓曰秦石斧黃姓尉今在雍丘下黃爲此  
齊所廢今在臨黃大黃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  
大喜友珽立除亡黨與珽侍講素象先討賊  
珽爲亂兵所殺珽少敏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  
中侍御史與其元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  
太祖爲翰林館主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  
珽所爲下筆即得太祖意未嘗有爲御史中丞  
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爲  
宰相瑄性畏慎周密珽個儻至氣不矜小節二

李琪

人多所異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  
頃言多沮瑄嘗拮據其過琪所私吏嘗得試官  
琪改試爲守爲瑄所發末帝大怒欲鼠逐之而  
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  
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  
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福不詔百寮上封事琪  
上書數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  
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  
入洛陽羣臣勸進右司員外郎用樞前即位故事



霍正及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純土德明宗武君不  
曉其說問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  
屬繼昭宗而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  
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苦言依違  
不決趙匡胤曰殿下宗室之叔其立功三世今與兵  
向闕以是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  
路人則茫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  
喪成服而後即位以張武為御史中丞自唐天喪  
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  
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

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轉朝而  
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入閣宰相入見  
內殿謂之起居班以謂非唐故事請罷罷五日  
起居班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者五日思所以  
數見君羣臣也不可能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  
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為常參諸陵  
寢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  
曰入參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位察度便殿  
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  
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同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閣於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敘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發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皆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謹正其事元幸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禮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之反臨朝之入閣非比日不能正也其又建言入閣有待制以對官論事而內殿起一見而復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

李琪

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其時權密使安重誨嘗權用事重誨前請過御史臺門毀且無其書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其為中丞且重誨不敢彈劾又懼諫官論列乃竟坐相任國老之重誨而後亂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書之重誨相任國議欲以其為相而孔道其書之乃止重誨尚書右僕射孫以狀白中書言元重誨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入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孫已落前授其書上書言不



可明宗諱土部已被定州自汴還洛其當二自  
官至上海門而請至便師奉中直奏直言敗契  
冊之兒黨無破真定之逆城坐談以定州為真定  
罰唐一月霍之威文節理其神道得文成之威故  
梁將而其故梁相也叙彥威在梁事不日為為  
馮道所駁琪為人重然善善傳人善少以文章  
知名亦以此自有既貴乃刻牙收為金字曰前  
進士進士六也此當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  
進士故數為管時所沮以天子少傳致仕卒年  
六十

鄭珪

鄭珪唐宰相察之諸原也其為河南少張  
全義判官珪少張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  
全義以珪為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  
史梁末禮即付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  
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  
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  
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珪問計安出珪曰臣  
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珪



曰願陛下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  
發兵之不若帝曰事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  
能了事不亦甚悅首徐惠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  
右皆大笑莊宗入汴莊率百官迎謁道左張萊  
州司戶參軍量舉曹州司馬張全義罵言於郭  
崇韜復召為太宰廣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國為  
相而守重華以圖新進公欲獨相之以問樞密  
使孔循循嘗事梁不與孔言曰豈欲梁相性謹  
慎而長者乃拜孔平章舉明宗幸汴州六軍家  
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利怨大

鄭莊

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勸搖  
孔稱贊以為當行請用孔遂於去歲重誨  
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許罷其行而孔又稱贊之  
以為宜罷孔在相位既極無所為又稱贊孔循  
罷能樞密使孔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歎留  
之孔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鄆州菜一區  
卒贈司空

李惠

李惠字子晦海陵無錫人也惠為人謹重寡言  
好學為古文論州刺史惠嘗為安陵



主簿一母夏... 東內愚以書... 能用乃去之洛... 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 久之拜太子舍人... 兄也梁大臣李... 責其曰... 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 有所屈坐言事... 李愚

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 拜主客... 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請宜... 招討... 之政其人厭之... 不可... 初軍行至... 聲言... 心易... 明宗即位... 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



愚為宰相馮道補鳳草加恩制道部其辭聖為  
大常卿任國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愚為相不治築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  
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簾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  
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  
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未弘昭  
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  
王已與處張榜招兵今民至矣何可俟太后百  
也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  
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

李愚

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謂昫兩人遂相訾訾乃傷  
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  
為相法依古以判理乃謂頒唐六典示百司使  
各舉其職州縣官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之  
不用然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  
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無所  
言常曰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  
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寧

盧寧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軍



史官二事深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  
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路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二衛  
州宰相馮道立惠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路  
王三司京師大恐都人藏寶貨百官久而不  
道真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章綬勸進  
路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  
道曰勸進其可也乎道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處  
安大位勸人若路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其  
將何辭以對且上與路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直往詣官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有報曰路王  
至笑京師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  
紛而去路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綬導  
安從初至惠曰言聖罪人虛言人言是也道終  
不直遂導安從事皆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正月  
七十六

司空頌

司空頌具州滎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  
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僕少  
卿揚師厚鎮天雄頌解官往依之師厚卒



倫代之張升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請於梁  
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正言  
竟不能下筆彦慈推正言下謂詔曰無憂  
願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頌曰頌  
乃聖朝召之頌為亂兵劫其衣以蔽  
至見言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  
彦以書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  
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  
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頌權  
非崇禛所無崇禛數言其後  
崇禛

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  
家奴以書請頌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峯公風儀與其兄隨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平都所囚昫兄皞亦爲桀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詢詣中興殿門謝。是日人祠不坐。詢入謝。端明殿。詢自端明殿。學士。許。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致。幣。廩之數。幾何。致言其數百萬。乃書以當。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致命。恥。未。到三司。詢。但。察。而。減。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又。漢。其。重。以。積。負。乘。蠲。除。之。往。時。吏。幸。漢。之。有。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等。及。第。一。司。除。氏。問。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比。官。先。是。馬。七。以。詢。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

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以誚詢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詢性少戾然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詢為。僕。射。是時三司諸吏謁印聚元月華。明。聞。言。事。罷。詢。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詢。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子。倫。以。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相。諱。蠡。馮。道。略。二。儉。秘。書。監。居。儉。快。快。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詢。輒。易。曰。有。恥。且。始。居。儉。訴。曰。







至宣文通台等以茶酒而不相見胡傳以為故  
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請書制因遣吏詢之進  
奏言書制已讀然欲去不得已見文紀環牀端  
笏言書制通各贊拜既出志意不自勝訴於樞密  
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請于朝即  
相率請閣下見以狀訴明宗問事知在處進奏  
吏比外何言鳳曰州縣無幾處皆後之院也明宗怒  
曰乃吏安爾安曰得情否結實無欺重誨曰文紀又  
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行推其六官自書之在歷  
行而官亦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與重誨相

唐文紀

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難文紀以難與其  
父名同音大怒難亦省參上文紀大見之因請  
連假已而難事他來行文紀曰出視事難因醉  
忿自經死文紀上表請以難之為為秘書監  
大常卿奉使于司道通文紀曰難節度  
使文紀為人形貌魁梧語言宏壯然帝奇之  
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  
及姚顛有人筆廢帝曰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疏  
瑯餅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拔之首得文紀欣然  
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



天下多事廢帝以青丁紀文紀文五日  
起居復唐故事延英宴得從公奏議天下事  
廢帝以謂五日起居問宗所以見宗古也不可  
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罷宰相  
有事不以時請宗門請對晉高祖起公廢帝而  
北征過拜徽陵休沐舍觀入紀曰三月日廢帝請  
卿不以常人為宗自卿受命四十餘年云可  
致太平今日使吾皇三歲壽八十歲壽三思請  
罪廢帝至河陽大軍皆三思壽八十歲壽三思請  
祖入立罷為太子尚書員外郎人師致仕周

通文紀

太祖入立即拜司空千家 歷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

馬胤孫二庶先棣州人少學  
學韓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德宗時中觀  
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胤孫至京師  
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後胤孫  
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德王將舉兵反胤孫  
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以命移鎮  
路出京師何向為他胤孫曰君命乃不侯焉今  
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弃天下胤孫定鎮臣



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  
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其  
多雍塞是時馮道罷任國軍節度使胤孫司  
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以此故重朝廷議  
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宜以重職也當以重職大政  
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時矣其時除而  
已胤孫皆不能決時胤孫亦能而胤孫胤孫  
騎常侍孔昭建言帝侍班宮中胤孫胤孫  
責御史臺櫻例其臺言以事無所胤孫胤孫  
南班

尚乳孫

位常侍在胤孫即判臺狀施以劉昫大奴崔  
居儉揚言于朝云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人也且僕射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常侍在南宮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識事禮朝上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不能決當時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不開印以行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太原廢帝幸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朝行在人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而已晉高祖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胤孫



文故多斥沙門。自是後，學徒法  
喜集佛國，言曰：「昔有人謂之曰：『彼清泰不徹，  
乃來依佛，清泰不徹，』人有取亂，語曰：『公  
素慕善，愈為人。』」論少反，依佛是  
佛。依公邪，公依佛。我  
也。時人傳以為笑。公曰：「豈知非佛，依我  
陽周厲，順中卒。公曰：『家鄉有為，前語  
者初任，協為明宗，相。』」明既死，有  
降語，其家別。孫曰：『欲得人，謂之曰：『生不能言，死  
而後語云。』

馬胤孫

### 姚顛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志不修，次止時  
人莫之知。中將山賊王同，空圖一見，以為奇，以  
其女妻之。舉進士事，以高第。舉學士，中書舍人  
唐莊宗滅梁，賊復州，同已而以為左散騎常  
侍，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以當  
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為人仁恕，不  
知錢陌銖兩，一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  
為。唐制吏部分為三，尚書一人曰尚書，給侍



即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  
盡季春之月天成中楊道為相建言天下六一  
混人歲纒數百而吏部二銓分注雖口故事其  
實徒繁而無益故請二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  
共行選事李顥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  
而循資長定舊制後以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  
不便之徒往往數相爭相喧訐不務選事無而之  
何廢帝為下制書禁止晉高祖立選制為行部  
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財其子不能斂  
官為贈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姚顛

### 劉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兄  
代孫崇龜孫也岳名家子學敏於  
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  
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筠  
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  
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紙然  
後給告身直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在  
得新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皇者無  
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詳編為敕甲岳建言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一事不以禮示之  
使人不見其末而傳其習之於人者尚二三而  
行之三代下戈之禮亦不禮以公大明宗武君  
出者其說也而亦通又其力能有意使民知禮而  
岳三言言中禮者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  
而已其言亦不盡其意也古言以禮示之而  
十只者其言亦不盡其意也

馬... 大常... 禮部尚書

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  
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言漢諸侯王入繼統  
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廟于南陽請如  
漢故事立廟以中孝自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  
蕭肅武等請如唐議宰相鄭元等議引漢桓靈為  
比以謂桓帝尊其祖明帝尊其父元皇帝  
長為孝仁皇帝請以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帝置  
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正議漢三帝  
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編以謂孝穆  
孝崇有皇帝無帝惟其孫昭尊其父和為文皇帝



帝不可以為法古漢射李琪等議與編明宗  
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宗姓之與帝  
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統號朕居九五之位  
為億兆之尊奈何德一名於眇躬借一卒於先  
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山書各陳所見李琪等  
請尊祖禰為皇帝尊高為皇室相鄭延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亦人自出可止可行有損有益  
今議者引古以漢至魏漢之所制未後何依開  
元時尊皇陶為德宗皇帝武昭王之為與聖皇  
帝皆立廟京師此厚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

馬編

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  
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編又言  
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尊卑故無服推  
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帶小功  
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庶帝下其  
議太常博士段穎議喪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今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  
舅比最小功今皆大功喪公母皆外甥皆服總  
今皆小功禮今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  
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



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行所當據禮為允之  
子妻服大功公為兄之子亦服小功是輕重失  
其倫也以名則九子之十六人疎因尊則嫂并卑嫂  
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  
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公之違者定議詔尚書  
省集百官議之僕射劉蕡等議曰令於喪服無  
正文而嫂服給大功以假寧附令而救無年  
月請凡喪服皆以禮元虞為定下太常具五服  
制度附于令公亦有五服以編始也編明宗時嘗  
坐覆棺不棺以送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

馬編

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  
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 崔居儉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彖父堯皆為唐名臣居儉  
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  
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  
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  
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  
居儉以相諱彖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從居儉為



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丞丞戶部尚書景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之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 崔悅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三州其室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觀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悅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

崔悅

用藥為悅妻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悅輒避門外涿諒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又舉初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悅少專於文學不能蒞事維翰乃命悅知貢舉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奭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



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梳曰孔英來矣梳不  
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  
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  
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  
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梳  
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  
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  
設宮縣二舞在比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人六十  
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  
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毒縣引者二人

馬縞

武舞郎八人侑六十有四人服于巾幘緋絲布大  
袖綉縞甲金飾口練襜褕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  
大口袴革帶履左執干右執戚或執一引者二人加鼓  
吹十二按負以熊豹象各舞按設羽葆  
鼓一大鼓一金鈔一歌籥各二人王公上壽  
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  
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梳  
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  
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電裳法曲參亂雅音  
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







五

五





